

这部荒岛叙事的开创之作 其实是作者的灵魂自传

——写在《鲁滨孙漂流记》发表300周年之际

梁超群

▼比利时与法国制作的动画片《鲁滨孙漂流记》剧照



来源：视觉中国

1880年代的一个调查中，有人称：“这本书的影响超过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其他东西。”

《漂》的正常读者固然认可其经典地位而不疑有它，但对于非正常读者（主要是文学教授们）而言，《漂》是一个无解谜团：它怎么就横空出世，开创了一个日后成为文坛主流的文类呢？正常读者也许认为《漂》无非是一个文学天才改写了一个常见的冒险故事，但并不了解它的独创性：它的日常性与细节描写（不同于宗教寓言），它的主观视角（不同于纪实与历史写作），它的精神维度（不同于普通故事），它的丰富度与多义性（如果缺了这个标准，1678年的《天路历程》就该列为英语小说的开篇之作）都是此前并未写过小说的已经59岁的“笛福老折腾”的独创。

也许笛福本无意独创什么。他一是为了生计——发现了这个冒险故事中的投机价值，而这将成为他一生最成功的投资与生产项目；二是为了自我认同。笛福一生福薄，非议伴随一生，自我怀疑恐怕是他的秘密苦恼，晚年专门撰长文自辩。不管创作《漂》的原初计划如何，从结果来看，他写着写着，似乎就写成了他的灵魂自传。笛福的前半生经历了血腥的宗教卷入其中，但后来又似乎有宗教变节行为。他的“有趣的灵魂”并不单纯，似乎也不够“纯洁”。而正是他对鲁滨孙一生折腾形象的塑造，进取精神的塑造，坚韧的个人主义形象的塑造，隐喻性传达了他自己的形与神。

鲁滨孙滞留荒岛的28年基本与笛福本人的前半生同步，与纠缠他前半生的纷争同步。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鲁滨孙登岛日为9月30日，小说中将之列为圣徒日，而这一天日子于笛福本人而言也非比寻常，均与他卷入其中的当时的英国宗教政治纷争有关。另外有一个文学证据不可忽视：笛福一生写到自己因债蒙难时，都有意无意地将其比喻为“海难”。笛福一生好大喜功，好自我夸耀，但一介平民，要写自传在当时是没有合法性的，借《漂》之烈酒来浇自己的心中块垒，恰在情理之中。但小说这个文体有天然的颠覆性，鲁滨孙并没有被笛福写成无可置疑的圣徒，例如，贩卖他的第一个黑奴之时，小说的心理描写虽有曲意回护之嫌疑，但卖价60元银币（正是犹太出卖耶稣所获之两倍）之设定的本质之所在。由此似乎可以推导，《鲁滨孙漂流记》之所以成为西方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并非偶然。

于非正常读者而言，《漂》的开创性价值难以估量，但正常读者津津乐道的是它开创了“荒岛叙事”类文学。实际上它开创的是整个“荒岛产业”，包括大量以此为线索的影视故事，更有流量的是许多电视真人秀，比如最先在瑞典一炮而红的《鲁滨孙探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流行的多种“客厅游戏”也是以鲁滨孙为主题的，它们直接发展为今天的许多电子游戏。每一天，每一个深夜，全世界都是至少数万个宅男鲁滨孙活跃在各种屏幕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脑海里确实也会浮起那个鲁滨孙式的问题：如果某日你被迫独居荒岛，你愿意身边带着的唯一一本书是什么？是《鲁滨孙漂流记》吗？本文所引译文均来自林琴南、曾宗罔两先生，以此致敬先贤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鲁滨孙漂流记》之所以成为西方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并非偶然

但《漂》其实是一个谎言。历来文学史研究者都认为，《漂》的“本事”是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柯克的经历。塞尔柯克因为梦见船只失事而闹着要下船，不得已，船长将他“放生”于南太平洋某小岛（后该岛果然失事），滞留此地四年多（1704年至1709年），后被伍德罗·罗杰斯船长所救，回到英国，成了被围观的名人。

当时有很多出版物记述议论塞尔柯克的事迹，包括罗杰斯本人。从他的叙述可以看出，塞尔柯克的许多生活细节与鲁滨孙相似，包括驯羊、在树上刻字、诵读《圣经》以应付精神危机等等。可以说，塞尔柯克的故事就是《漂》的蓝本，但作者丹尼尔·笛福在这个蓝本上进行了再刻写，这个再刻写的最大差异就是所谓的“谎言”：塞尔柯克固然渡过了他最初致命的孤独与忧郁危机，但他从未在绝境中崛起奋斗，他始终只是荒岛的绝望囚徒。在罗杰斯救起他时，他“穿着羊皮”，“比山羊还山羊”，大家“都听不懂他说的话，因为他已经丧失了语言能力，只能半个字半个字往外蹦”。他的精神下陷曲线其实是这类荒岛余生“本事”的标准轨迹。

因此，可以说，《漂》就是一个“谎言”，但这不是作者笛福本人的谎言。塞尔柯克当年所滞留的荒岛于1966年被正式改名为“鲁滨孙岛”，而不是“塞尔柯克岛”，说明全世界都需要这个神话。这世界并不缺“塞尔柯克”这样的真实人物，这世界稀缺的是鲁滨孙这样的虚构形象。世界固然需要真相，这世界更需要真理，特别是有着神话之恢弘维度的真理。

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神话之所以借笛福之手而诞生，又并非纯属偶然，而是因为笛福之“有趣的灵魂”。丹尼尔·笛福（1660或61-1734）

鲁滨孙自述生于1632年，然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其文学生命开始于1719年，即《鲁滨孙漂流记》出版之时（以下简称《漂》）。适逢其300周年华诞，因郑重试撰颂辞如下：

英人鲁滨孙·柯洛芬君，战士，水手，贸易商，殖民者，农场主，建筑师，泥水匠，风水专家，天象学家，冶金学家，日记作家，制陶工艺家，悟道的圣徒，上帝的证人，民间外交家（人见人爱，即使土著、海盗、食人生番，也概莫能外），假冒的总督，自命的领主，黑奴拐卖未遂犯，屡辱屡犯的冒险家……

弄虚文至此不由心生疑惑：撇开这个英伦约克郡人的那些道德可疑行径不言，这不是那个白日垂钓大海，深夜奋笔疾书，身心平衡，内外兼修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全人”吗？

300年来，正是这个前分工时代的“全人”形象激发了在社会分工这个异化黑洞中越陷越深的一代又一代全球读者的想象。常常泡在

安逸的温水浴缸中思虑万千的我们，叶公好龙般非常真诚地羡慕着“单舸猝出，侮狎风涛”的鲁滨孙；在社会越来越大，个体越来越小的今天，孤岛上那个衣不蔽体、顶天立地的男人让我们凭窗远眺，悠然神往；在“人工智能”意味着人的驱逐，“虚拟”近乎代替现实的时代，阅读《鲁滨孙漂流记》能唤醒我们的肌肉，唤醒我们许多沉寂的官能。

无论古今，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心智之肌肉均没有因为文明的进化而退化疲软到无用，我们想象自己假若被置于“百顾无援、孑然孤立”的死地，也能像“失望之岛”上的鲁滨孙一样“兼善轩渠诸氏所而为之”（借林琴南译序中语），不屈不挠，傲然自立。我们那么着迷地看着他播种，收获，做面包，酿麦酒，“百计制作，始成一居室，用力亦经一年矣”，仅以“斧凿二物，幻出无穷之用”，“百事既竟，乃谋制几榻”。我们耐心地看着他“靡费”无数个日子，从零开始制作桌凳。

也许可以说，曾经，海上霸主西班牙等国，距离“日不落”的辉煌，只差一部《鲁滨孙漂流记》

打个比方：鲁滨孙之沦落荒岛，就是亚当的第二次失乐园，是他创业的新契机。这个亚当属于整个大航海时代，属于那个资产阶级开始崛起、个人主义悄悄勃起的时代，他应和了殖民扩张的野蛮欲望。19世纪著名英国小说《月亮宝石》中，代表社会中坚（中坚）阶层、代表诚实与世俗智慧、代表实用主义的管家角色贝特里奇，就将此书视为自己的《圣经》，已经读烂了七本《鲁滨孙漂流记》，每每遇到家中出了大大小小的状况，精神稍有不妥，他就翻开这本小说来读，寻找“圣训”：“始知天下断无弃物”云云，均为倦于文明的“陆居者”鲁滨孙不顾“二亲善言酸泪”而冒险，不得已淹留荒岛，依凭“文明的残骸”（失事船上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遗留物件）而得幸存后的新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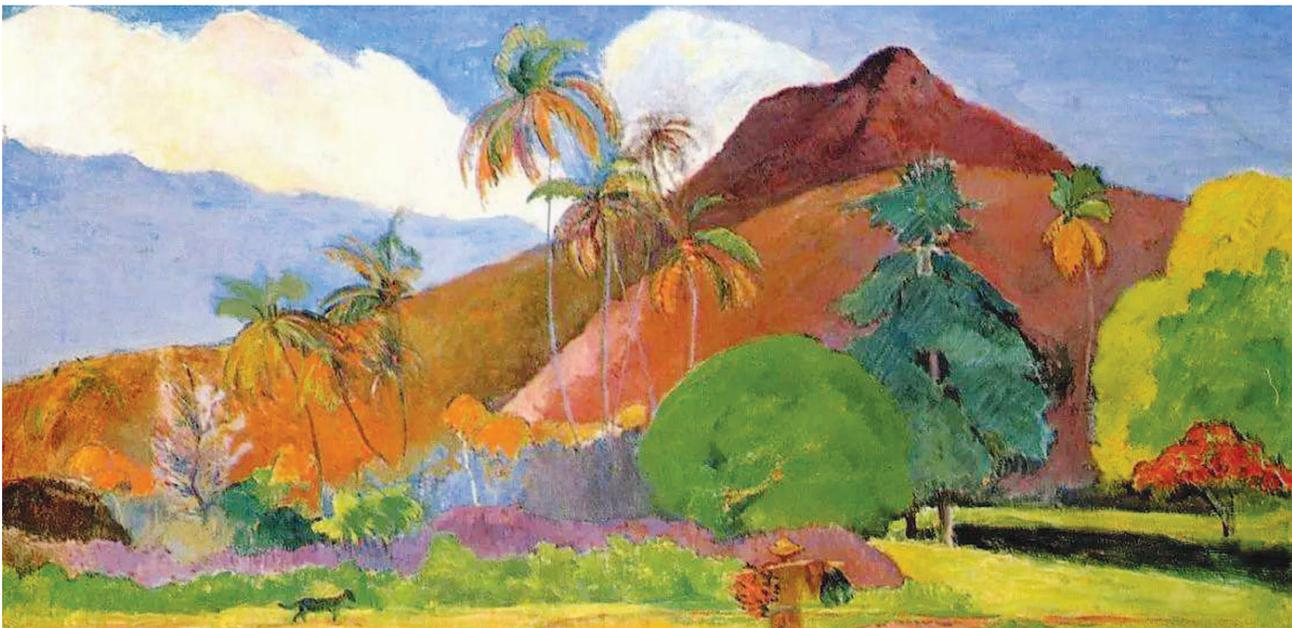
事实上，一部《漂》给整个大英帝国都“带了节奏”。这个“节奏”不只是前述的影响了无数个中产者贝

特里奇的书中“圣训”，更重要的是，鲁滨孙成了后来的英国殖民者的“先贤”，成了他们可以效法的偶像。鲁滨孙的“缕缕琐言”一点点引着当年的英国人出了神，入了胜，“入了巷”，绕到了他们的第一个“殖民痒点”，令他们思之神往，殖民之“情根”深种。

绕到了他们第二个“殖民痒点”的，是故事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结构。鲁滨孙与钻进了鲸鱼肚子的约拿相似，他是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叛逆者，有了叛逆才有探索，才建功立业，拓展了“上帝”的物质与文化疆界。鲁滨孙创业的同时，从“不信”到“敬悟天道”，中间又几次反复，常对上帝暗怀怨怼，终于完全信服跪拜，“此余第一次祈祷也”，最后成为自觉的传道者。在这个意义上，《漂》成为了“圣徒鲁滨孙传”，成为“上帝”的新证言。对在帝国时代跃跃欲试身手的一众英国读者而言，《漂》为英帝国的殖民扩张提供了灵魂指引。

绕到了英国人第三个“殖民痒点”的就是鲁滨孙对“礼拜五”的规训与收编。鲁滨孙对“食人生番”“可教化性”的认识，与一百多年后改变了美国历史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如出一辙。正是这种态度与实践，将殖民的野蛮行径“高尚化”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高尚化并不只是掩盖了真相，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英帝国殖民事业的精神走向，同时给英帝国的殖民扩张赋予了道德与文明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又反过来更强化了英国的殖民扩张冲动，重新塑造了它的实践，引导着英国走向了“日不落帝国”。想一想，英国本非最早的海上霸主，在它之前就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诸多海洋强国，法国也是殖民的急先锋，但后来，在各路胜出的为什么竟是不列颠？

也许可以说，曾经，海上霸主西班牙等国，距离“日不落”的辉煌，只差一部《鲁滨孙漂流记》。



高更油画《塔希提》部分



《鲁滨孙漂流记》已成为了青少年成长中的“必读书目”